

老舍

老舍小说精汇

幽默小品集

文匯出版社

老舍

老舍小说精汇 舒乙 / 主编

幽默小品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默小品集 / 老舍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41-459-9

I. 幽… II. 老…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899 号

幽默小品集

作 者 / 老 舍

责任编辑 / 江 飞

特约编辑 / 县 翔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70×1092 1/32

字 数 / 167 千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459-9

定 价 / 23.00 元



老舍小传

老舍 (1899.2.3—1966.8.24)，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任小学校长、劝学员。1924 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微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1946 年赴美讲学，四年后回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代表作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被誉为语言大师。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市文联主席。1966 年“文革”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有《老舍全集》十九卷。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到点痛苦，可是死后或者也就没什么了。所以说，这很有理。

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语也有理。

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沙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

另一位朋友——他去年借了五十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五十块钱不要了。”这也许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

得说他有理；不然，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五十元钱呢？无论怎样吧，不得罪人为妙。

这些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

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钉，“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西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也都很有理；西班牙人说的还能没理么？

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面提到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设若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的说，你真和我一样的胡涂了。

说起“胡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胡涂，抽经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抽过《书经》或《易经》。至于“性情非常胡涂”，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儿”的？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嫉羡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

好架式，以便随时还个“窝里发炮”么？而我居然落了个“非常胡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

有了这段胡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胡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胡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这本小书的印成，多蒙陶亢德与林语堂两先生的帮忙，在此声谢；礼多人不怪。

舍猫小球昨与情郎同逃，胡涂人有胡涂猫，合并声明。

老 舍 狗年春初，济南

载《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年4月时代

图书公司初版

注：该序是作者为1934年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所作。

目 录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1
祭子路岳母文	1
一天	3
昼寝的风潮	11
当幽默变成油抹	13
天下太平	19
不远千里而来	21
吃莲花的	30
买彩票	34
有声电影	38
科学救命	44
特大的新年	47
新年的二重性格	50
个人计划	53
记懒人	56
新年醉话	62
抬头见喜	66
写信	72

辞工	74
不食无劳	78
为被拒迁入使馆区	
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	80
一些印象	81
大发议论	93
小病	101
取钱	104
檀香扇	109
闲话	111
婆婆话	116
相片	122
英国人与猫狗	128
傻子	135
最难写的文章	136
夏之一周间	138
暑避	141
有钱最好	143
忙	146
钢笔与粉笔	149
病	151
在乡下	152
戒酒	154
戒烟	157

戒茶	160
猫的早餐	162
衣	164
行	167
狗	170
帽	172
昨天	175
入城	177
习惯	179
读书	182
又是一年芳草绿	187
青岛与我	192
我的理想家庭	196
理想的文学月刊	200
梦想的文艺	203
“住”的梦	205
今年的希望	208
落花生	210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213
有了小孩以后	218
文艺副产品	
——孩子们的事情	223
母鸡	229
四位先生	232

祭子路岳母文

子不语，怪、力、乱、神。知乎此，则“与本刊性质不合之稿，概不刊登”的钉子可以免碰矣。猴面人身的小儿，竟产于黑衫之意大利，怪则怪矣，不敢以投《论语》。华北运动会之一千八百米接力，“力”且“接”，则再接再厉，理当回避。山东四川之内战，乱则乱矣，不敢高呼小子鸣鼓而攻之，况小子手内多无鼓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钱能通神者也；钱既决心不要，神乌得通，亦打倒宗教之一方也。此四者备，而来投稿，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那么，《论语》到底要什么样的稿子呢？问题似乎太大，不免然而大转一下：到底投稿者应抱什么态度呢？当今之世，向杂志投稿有二道焉：曰党同，曰伐异。党《论语》群贤之同，定遭几个“岂敢，岂敢！”反之，伐《论语》群贤之异，又难免“委实不知道！”打上前来。怎办？三思，三思，而至百思曰：有了，子路之岳母，其庶几乎。何则？是为序。

夫子路之岳母者，子路之妻母而孩子们之姥姥也。夫姥姥何为而反对子路办报也？不闻乎夫子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而升堂，显系知县大老爷矣，知县而升堂，而未入于室，是因废私，而欲试行生育制裁者矣。而再办报，入室之望微矣！齐家而后国治，子路独不知耶？岳母

之用心其女中尧舜也欤；呜呼哀哉！而子路之友，于老太太归天之际，齐呼“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且三嗅而作焉。焉作？作《论语》？是可忍孰不可忍！谨以猪头三牲，香蜡纸马，献于老太太之灵前，而哭之曰：

呜呼老太太，时哉，时哉！

苟非其时，焉得《论语》？

苟当其时，由也不得入字（字者室也）。

泰水其颓，失之子羽。

水气上蒸，泪下如雨！

呜呼哀哉，时哉时欤（欤读如与）！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庭起诉。

敬祝论祺

小的 老舍敬启

载 1932 年 11 月 1 日《论语》第四期

一天

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六点半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

八点才起床。赶快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

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枝香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相见。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住哪怕是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

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了一辆，急忙坐上去，津浦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语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

怪不得巷口没车，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谁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儿走，显出果断而聪明。

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在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再也退不出。马上就又想好主意，给了车夫一毛钱，似猿猴一样的轻巧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

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就是晚也晚不过十来分钟。

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友的机会不可错过！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着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听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的送到耳中，好像我带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围的人——五个巡警，一群老头儿，两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二十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的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中；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围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重围。

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我，“先生取行李吗？”

“接人！”这是多余说，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

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要自杀。

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了。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

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敢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晓得怎的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



一天

丁聪 插图

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儿。

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咕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来，好宝贝，快吃肝来……”无效！我急了，开始恫吓，没用。

磨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作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二姐的怀中。

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便是不阻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

“二姐，和球玩会儿，我去写点字。”我极亲热的说。

“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的说。

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还能驳回？

二姐是求我写封信。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

二姐的信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姐与我先决定了半点多钟怎样称呼他。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婆母的、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二十八年掉了一个牙，老田说吃午饭得了。

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醒后再告诉我怎样写